

女舞才天

傳 自 肯 鄧

譯 侯 洵 孫

行 發 店 書 活 生 海 上

月 四 年 三 十 二 國 民 華 中

天 才 舞 女
鄧 肯 自 傳
孫 洵 侯 譯

上 海 生 活 書 店 發 行

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三 年 四 月

天才舞女
鄧肯自傳

每冊實價四角

外埠酌加郵費

原著者 Isadora Duncan

譯者 孫 洵 侯

發行者 生活書店

上海霞飛路

第五九三號

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出版

讀鄧肯自傳

語堂

一

鄧肯·以沙多拉 (Isadora Duncan) 不但是十九世紀第一跳舞藝術家，並且是人格偉大而很有文學天才的奇女子。看她自傳的引言及末章，誰都不能否認這句話。我們只知道她是現代藝術舞的開創者，是現代女子服裝解放的先鋒，是復興希臘美術精神運動的努力者，到讀了她的自傳 ("My Life" Victor Gollancz, 倫敦出版)，才明明在我們心目前，浮泛出來一位光明磊落才氣過人的女子，一位憤世嫉俗抱有大志的藝術家，一位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的革命者，而同時是極富情感，靈機穎悟，深好文學思想的一個人。

誰也想不到在女子作品中，有這樣的文字：——

『這是如何希奇令人驚詫的事，要認識一個人，須經過一層皮肉，而發見一個魂靈，——經過一層皮肉，而發見娛樂，官感，幻景。啊！尤其是發見所謂幸福的幻景——經過一層皮肉，皮相，幻景——發見人所謂戀愛。』

（原書三六四頁）

這簡直是尼采的筆調了。以下一段，也是帶有尼采的風味，因為她是極端崇拜尼采的人：

『戀愛之神異，在於其音調之高低，宮商之變易；一男子之愛與另一男子之愛相比，猶如聽貝陀芬的樂曲與聽布登尼的樂曲的不同，而那彈出這不同的節奏音響的樂器就是女人。我想一個女人只親愛過一個男子，也像一個人只聽過一個作家的音樂。』（原書三六五頁）

又如：

『人是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，有誰能發見？上帝自己也要莫名其妙。統觀

這一切的悲歡離合；一切的醞醞與光明；這充滿着慾火而同時又充滿着氣義，美麗的光輝的肉體——究是怎麼一回事？上帝知道，或是魔鬼知道——但是我疑心他們倆也都在莫名其妙。」（原書三六一頁）

鄧肯的文字是含有詩意，充滿人生的神祕，是成熟滿意的文字，因為她的一生是充滿着詩意及神祕，因為她不但享過人生的豔福，也嘗過人生的苦味，與李易安相似。以下一段，便是我所謂成熟滿意的文字：——

『世人只會吟咏春天與戀愛，真無道理。須知秋天的景色，更華豔，更恢奇，而秋天的快樂有萬倍的雄壯，驚奇，都麗。我真可憐那些婦女識見偏狹，使她們錯誤過愛之秋天的宏大的贈賜……』（原書三七四頁）

在了一本素非文學作者的自傳中，處處發見這種文字，這種感慨，真是意外的收穫了。

鄧肯的藝術舞，可惜當時沒有電影代為保存。她一生的熱誠，興奮，歡騰，

苦淚，盡在這本書中遺留給後世。我們讀這本書，如看見一位天才女子的興奮，熱誠，沮喪，悲哀，苦笑，血淚。這是鄧肯晚年的哀歌，也就是一切理想家的哀歌。

二

最近五十年歐洲藝術舞之產生。實由鄧肯一人的魄力提倡而來。本來戲台上的跳舞，多半是 ballet 式的，總是一拍一跳，舞女束腰捏裙，只立在足尖，旋轉翻滾。這種跳舞，已失了人類自然行動之美，成爲一種女性的武藝罷了。從鄧肯恢復希臘的藝術舞以後，舞術始得解放，才有基於人體上自然行動之美的舞術，也才有赤足露腿的近於希臘式的服裝。就是現代西洋女子去了三五十年的束腰短褂，而易以長身的外服，也一部分是鄧肯的恩賜。就是我們中國小學生跳舞時兩手作波動勢，也是由鄧肯某日在意大利 Albazia 城看見櫻葉在風中搖動得了神感而創設的。

凡事創設不易，要經過社會的非笑，不懂，誤會，和盲目的恭維，到了成功以後，還要成爲市儈弋利的貨品。鄧肯初以解放的簡單的服裝，表現人體美，男人還沒什麼，却引起不少太太們的誤會。在美國表演時，有一次閉會後，有一位有錢的貴婦好意的對她規勸：『不行啊，坐在前排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啊。』

『在初次（在德）表演 Tanhauser 時，我的透明的襯衣，顯示我身體的各部分，引起了那些穿淡紅長襪 ball-t 舞女的恐慌。到了最後，連可憐的可心瑪（即作曲者 Richard Wagner 之寡婦）也慌張起來。她叫她一個女兒送一長的白裏衣給我，求我穿在我的透明的圍條之下。但是我堅執不從，我須依我的意思服裝跳舞，否則不上台。』

『不久你要看見所有的送花仙女都與我服裝相同。』這個預言，已經應驗了。

『但是那時却有關於我的美麗的腳腿的爭辯，討論我的溫柔豐潤的肌膚是否道德的，應否用沙門魚色的長襪掩藏起來。多少次，我得對她們講到聲嘶力竭，

那些沙門魚色的長襪是如何的不雅，而裸體的人身是如何的美麗雅潔，如果是有雅潔的心地。」

三

一人在窮苦中，不屈不撓的要達她的理想，到了成功以後，又能持她的素志，將所有錢財積蓄，辦一學校，想完成她的藝術的夢，至於自身陷入窮困潦倒而逝世——這種人的行為是值得注意的。

鄧肯生於美國西岸之散凡西哥城。自初同她的母親，兄弟雷門，姊妹以利沙伯在窮苦中過活。她們一家四口，都是藝術家，都是不善較量錙銖，不善實際，以利沙伯除外。她天才穎悟，好讀書，既聞希臘的藝術與人生觀，神往不致，遂抱極大決心，要改造她所謂當時拘守成法離開自然不美的跳舞，以一個弱女子，負這樣大的任務，兼要以藝術餬口，自然很不容易，要受多年的磨折。虧得有她過人的天才，堅毅，自信，也虧得有了了解她的母親弟弟，受盡磋磨，不屈

不撓，才有最後的成功。她們顛沛流離，由美而英而法，總找不到一位有錢兼有識見的主顧，肯完成她的願夢，使她表演她的藝術。在巴黎窮困時，雖有柏林某大戲院主演要請她表演，只不許她裸腿赤足，鄧肯竟回絕了他，揮之使去。這已經可以看見她的氣魄了。後來機會到，在柏林表演，大家看她翩若驚鴻的做那種無拘束不知那裏學來的神妙舞奏，儼然如臨別一境界。一時轟動全國，每次表演，大眾對她引起狂熱的崇拜，尤其是一班青年學生崇奉她如女神，傾倒於她的人也不知凡幾。後來竟有美國迷信的善男信女，昇病人到她戲院，謂見她表演，病可痊癒。鄧肯的新舞術，竟成了一種風尚，英法各國有人倣效。到了最近，我們還聽見有什麼『鄧肯姊妹』，就是假她的名以號召，而求射利而已。

鄧肯既然知名，一時交遊無非歐洲貴族富商，藝術界名人，如 D'Arundson, Eleanore Duse, Rodin, Gordon Craig, Thode, Cosima Wagner 等。希臘王，勃爾加利亞王也都傾心於她。這樣不可一世的鄧肯，誰也想不到她老時，連房間裏

的火爐都燒不起，真可謂是飽經滄桑世故，（這並不是像中國的賽金花，請讀者不要誤會。）因為她倒是理想家，她雖很有錢，她還做一個大夢，要教出一班千餘人的跳舞團。依她的理想去演奏貝陀芬的第九合奏曲（此曲內有歌唱）。但是一班舞團，却非從小孩時代未失自然行動之美之時教起不可。於是她不買一個珠寶，却把所有的積蓄，開辦這樣一個學校，所有學生的吃穿費用，由她一人供給，至於負債。因為她不會辦事，學生管理不得法，她終於失敗，到大戰時，在巴黎的房屋都保不住，這是她生平第一恨事。晚年之貧窮，大半是為辦此學校所致。

鄧肯已由成功轉入失敗。她的兩個乖巧的小孩一天被汽車送葬於巴黎的萊茵河中，從此時候起，她只知道悲哀，不知道快樂，她百萬富翁的丈夫，只『佩服她的肌膚』而了解她的藝術。後來也斷絕關係了。她後來的俄國丈夫也死了。她只一身孤零飄泊，僅對於藝術有真正的趣味。但是她所提倡的藝術跳舞，又被

入抄襲做效，爲射利之途，而沒有真正繼起的大藝術家，尤其使她頭痛。到了晚年，真是窮困萬分，連這本自傳，也是爲拿稿費應美國書店之邀，在一架未出租金租來，店主常來索還的打字機上寫成的。於一九二七年，她在法國南部尼斯城在汽車中被一條捲入車輪的圍巾絞死。她計劃中一部寫她一九二三年後到蘇聯的生活的傳記，遂不得與世人相見了。

四

鄧肯爲人跌拓有奇行。樂爲人所不敢爲，言人所不敢言，生平可傳誦之事極多。有一回，她在柏林表演回來途中被崇拜她的大學學生包圍，將她馬車的馬牽走，由學生拉車到 Sieges Allee (凱旋大街)。在這街上，他們要求她演講。她看見這街上歌頌武功的石像，由是站在馬車上這樣演說：

『世界上最高尚的藝術，莫如造型。但是你們諸位愛好藝術的朋友，爲什麼容許這些醜陋不堪的東西巍立城中？你們看看這些石像。你們是學美術的，但是

如果你們真正是藝術的信徒，你們就應拾起石子搗毀這些東西。美術？這些東西叫美術？不是，這只是你們皇上的英雄夢』。

幸而有巡捕走來干涉，不然那些石像就要遭殃了。

她自述與意大利詩人鄧南遮開玩笑一段，尤可看出這人的浪漫天真。鄧南遮向來，凡對女人進攻，沒有不勝利的，因為他一鼓起他如簧之舌稱贊女人，可使被贊的女人昏醉沉沉，如入異鄉，自信果是天地間第一美人。鄧南遮因此，要與衆立異。爲第一不被征服的女子。尤其因爲鄧南遮對她的好友杜斯（Duse），有對不住地方，使她更加有意疎遠他。屢次詩人向她討好，總不得青睞。後來有一次，詩人說他中夜要來。鄧南遮乃同琴師將她的藝術室安排起來，滿房置出殯時用的白蓮花。還依西人入殮成例，點了多多少少的白燭。詩人來了，看見黑障之下這許多白花及燭花，已有些惶惑起來，鄧南遮就領他到一沙發床，使臥上。起初鄧南遮爲他跳舞，後來一邊和着沙邊出殯曲的節奏，一邊在詩人床前放置花蕊及燭火。再慢慢

的，把火一一吹滅了，只剩下他床頭床尾幾枝。此時詩人如陷入魔陣一樣。於是她又一面跳舞，一面把床尾的燭吹滅。正要走來吹床頭燭火時，詩人忽鼓起非凡的勇氣，猛然一躍起來，唬了一聲撞到戶外逃出。鄧笑倒在琴師的胸前。

五

鄧肯與蕭伯訥有一段故事，是多人知道的。有一回鄧肯寫信與蕭伯訥：我有第一美麗的身體，你有第一聰明的腦子，我們生一小孩，再理想沒有了。蕭伯訥回信給她說：不行啊，如果小孩生下來，也許身體像我，而腦子像你，那可就不糟了嗎？

鄧肯談吐極談諧。Sewall Stokes 在 Isadora Duncan: An Intimate Portrait 書上，記她談到女人身胖的意見。那時，鄧已經身廣體胖了。她說：『女人發胖，真不必焦急。爲什麼要焦急？老實說，女人的腦子近於肚子，思想是從那裏上來的。正像男子的腦子是在頭上，思想是由上而下的。我不是說說而已——實

有其事。我個人認識的偉大的女人——Duse, Bernhardt, Ellen Terry(都是著名女演員)——壯年時都有大肚子』。

她一生輕財，惡珠寶。Scott 書中記她有一天在尼斯同一位伯爵夫人談話。她們正談婦人粧飾之無意義。伯爵夫人表示同意時，她便把這位朋友身上掛的一條珍珠鍊及其他首飾抓起，走到水旁，扔在海裏。

她記述她初次與她百萬富翁的丈夫相會時，有一段描寫：表示她的深惡富家子弟：

『你是否一位藝術家？』

『不，不』他極力的否認，如否認一種污蔑的話。

『那麼，你有什麼東西？有什麼大主張？』

『那裏！我一點主張都沒有。』

『至少在世上有一種志氣吧？』

『一種也沒有。』

『但是你做什麼事？』

『沒做事。』

『你一定總有做一件事？』

『是的，』他沉思着回答。『我收藏了一些極美極美十八世紀的鼻烟盒。』

六

鄧肯的跳舞，雖說發端於崇拜希臘的藝術文化，見解立說却是她自己的。她的跳舞的教師，不是希臘的石像，却是幾位文學音樂大家，是由 Walt Whitman 詩中的節奏得來的，由尼采的文句與精神，由貝陀芬，瓦客納 (Wagner)，所邊 (Chopin) 的音樂得來的，尤其是由自然界山川河海樹木花草天然的波動得來。她說她的教師是貝陀芬，尼采與瓦客納。『貝陀芬創造跳舞的雄大的節奏，瓦客納創造跳舞的形體，尼采創造跳舞的精神。尼采是第一跳舞的哲學家。』她的自傳

裏封面引尼采的話說：

『如果我的道德是跳舞家的道德，如果我常跳躍到青霄，如果我的道理始末是要使重濁的變爲輕清，使所有軀殼變成跳舞家，所有的魂靈變爲飛鳥：真正的，這是我道理的始末。』

鄧肯在書中說：『在健身房的運動，身體之訓練自身就是目的，而在於練習跳舞的人，這種訓練只是一種工具。那時要忘記你有身體：身體不過是已練好配好的一種器具，而所有動作，不應當表現軀體的動作，如健身運動，却應該借這軀體表現魂靈的思想與情感。』

因此這種跳舞乃得稱爲藝術。跳舞家能隨他一時的心境，由身體的節奏自由表現出來。有一回她跳舞表示美女之青年與死之奮鬥，觀衆才告訴她，這就是 Schubert 的美女與死曲中的題，果然奏來與 Schubert 的音樂相合。所邊瓦客納的音樂有些地方常人不得其意，到靠她的跳舞表現出來。這是她特別的天才，跳